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承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二人附見九人

周湎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藏遷是 曉慧朗

陳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四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五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六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七 僧襲 僧集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八 玄覺

隋趙郡障洪山釋智舜傳九 智贇

隋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鍇傳十

隋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一 波若法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五年辛亥之歲生于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徧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弥闍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貞凝遠識者知

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
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
無絕俗道親物踈州閭賛重年十五
誦法華經兩句有半一部都了尋事
剃落學無常師専行方等普賢等懴
討擾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思
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来儀投心者
衆乃徃從之後遊僊城山即古松仙
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
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
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
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
巖悵望遂覩梵旅盈林乃命至也
起而礼謁即捨所住為善光寺焉供
事駢羅衆侶咸會晩於州治誦維摩
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
智所指冈弗倒戈既滿九句便辭四
部衣鉢隨從還返故林有法音禪師
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
得明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
心定未結數句法門開發諮質遅疑
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
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袪

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
日乃携乃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即斯
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
不盈旬望同時遘疾命以周天和三
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
面西念佛咸覩佛来合掌而卒同衆
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曜又聞空宇
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從
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
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
即於樹下攢甓成墳有弟子清信士
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傳命
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溤道明隨世初
命爲慧思定業是同贊激衡楚詞采
高掞命宣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
著大品義章斷心論還原鏡行路難
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咸誦文或隱
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自
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
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荊
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
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東堅貞之
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冝範圍三教是

以闗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影迦
葉遷妙道於流沙雖宰籠二儀盖限
兹一世豈如興法輪於廣苑蕩妄想
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
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振行高
物表攝受四依因救羊而成誦負笈
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
搜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探辟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
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拆莊生
瑗公著論表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
辟臨玄鏡粟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
福田撫提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支
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衡陸
植杖龍泉乃為精舍迴車馬首即創
伽藍鑒嶺安龕詎假聚砂成塔因山
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徒似
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
騎芳杜若支提暮啓塹入挑源香山
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烏孫
琴而高韻紫盖貞松仍攜上辯洪崖
神井即鑒高心故以寺堪買山德邁

同華崇峯景行墉仞懸絕弟子業風

鼓厲欲海沉形泊渚宫淪覆將歷二
紀畫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軫一乘遣蕩胷衿朗開三達既
念鼠藤弥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
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飫頗絕韋編搆
述餘緒爰登弱冠搢擿百家及乎從
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拂會
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分亦
竊觀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
欲蟬蛻俗解貪味真如一日郎城許
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襪遇同進履
未盡開衿遽嗟飄忽尋拂衣世網脫
屣幸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
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
仙梁觀王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
請益所希弥天勝氣乍酬鑿齒鴈門
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頤弥清軌
室迹人遐弥軫襟帶餘辞茂簡望無金
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
生夫一真常湛徽妙茲是同玄万聖
乘機遠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
東野談仁彫朴敗工有無異軫令若

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籍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遂軌損之為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夥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惡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王之價弗渝栖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綱辭同應陸調合張嚴嗟失火之遷傳懸清波之速遊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貪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慧花水戒非草繫才伴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押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

志鈞松澗四序於風霜俱二句於此（續高僧傳大華七 承誠 承）
皃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書視遊
魚聊逞二子華户弊衿既在原非病
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
侵樹猨難靜勞想驚頭倦思雞足至
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
鷽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
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
權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
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魁聞東海之
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
期明旦白駒可縶用永今朝善敬清
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
或以遠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按行
事非也晉書云大光十二年徵隱士
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
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
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嚴姓傳
氏亦以禪績獻公文才並於慧命比遊
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閒幽閑精業
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荐令者
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覲行至縣門使
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

云

續高僧傳卷第廿 [illegible] 丞

又備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
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懵耳豈
將擇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見
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
故賦云嗤哉失念欻余還覺是也及
後追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
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袪鄙吝
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終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
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普
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
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
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
足道志彌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
惟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
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
千遍便滿所止菴舍野人所焚遂顯
厲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既受草室持
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
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坐命曰汝先受
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

遇清衆宜更搆壇祈請師僧三十二
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
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尅念翹
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為恒業由
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弥
勒弥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
養又夢隨從弥勒與諸眷属同會龍
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
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
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事
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
定經歎禪功德便尒發心修尋定友
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
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節營僧為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
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
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
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
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
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
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
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

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

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
嵗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為空過深
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尒開
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
六特勝背捨除入便自通徹不由他
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
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
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
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
衆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
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為害乃顧徒屬
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
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
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
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
往武當南岳此入道山也以齊武平
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鶩前賢
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
國乱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
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
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
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張　承

從𨂍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
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
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
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
講二經即而敘攝隨文造盡莫非幽
賾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至
一心具万行處顗有疑焉思爲釋曰
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
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
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既身證不勞
致疑顗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
卒載敘又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
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
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
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
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
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
地又將四十餘僧經趣南岳即陳光大
年六月二十二日也既至告曰吾寄此
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
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値
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
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之

房殿基壞僧用器皿又往嚴下吾此
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
龕共尋覓乃得枯骸一聚又下細尋
便獲髏骨思得而頂之為起勝塔報
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
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
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
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
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
見雨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
有小蜂来螫思額尋有大蜂噢煞小
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聞不
以誡意不久謀冈一人暴死二為猘
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
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甞往瓦官遇
雨不濕履泥不汙僧正慧暠與諸學
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
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
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
往寺礼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
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
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
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

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懔仰之言於道
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
送別江渚思云吾於南岳止十年耳
年滿當移不識其言及還山舍每年
陳主三信參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加
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
寂介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臨
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
學連日說法苦切呵責聞者寒心告
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
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
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
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吾无
吝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終小僧雲
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
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由夏然相迎
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
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
異香滿於室內頂煖身軟顏色如常
即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
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
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
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

理義衣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
便驗圓定發慧此言不虛南北禪宗
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
不倚不斜牛行象視頂有肉髻異相
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
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
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纊皮革多
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
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
百載惟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
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
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
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
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
遵聖撿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
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
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
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
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
騎孟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
夢香煙五采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
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

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娠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地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肖悅咸陳鼎俎相慶乃大滅湯冷為事一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見德所熏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驎室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名字參乎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一紀來口不妄啖見像便礼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聞一遍即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硖州依乎舅氏而後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莫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地面攝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

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
又受法於㝡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
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
宿緣所追今復来矣即示普賢道場
爲說四安樂行顗乃於此山行法華
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
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
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
思云非尒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
昧前方便也又入熈州白砂山如前
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来冥爲披釋
尒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惟於三三
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
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坐觀聽語
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
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
辤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旣遊南岳顗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
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
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
儒並禀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
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宋熈
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

故為時彥齊迎顗任機便動即而開
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命及
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
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
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
道跨吳會世稱義窟辯号懸流聞顗
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徵覈莫非深隱
輕誕自矜揚眉儛扇扇便墮地顗應
對事理渙然清遣榮曰禪定之力不
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
義龍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
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
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
心海語嘿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
万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
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申臂至于
岐麓挽顗上山 云云 顗以夢中所見通
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
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
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
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
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
慧兼習蓋神人也顗未至二年預告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十八張　承尚
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
豆造醬編蒲為席更起屋舍用以待
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
迴車瓦官與顗談論幽極既唱貴位
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
昨夢逢强盜今乃表諸軟賊毛繩截
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
聞闇射則應於弦何以知之無明是
暗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弦音聲如
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
方圓任象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
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余後
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
可知矣吾自行化導可各隨所安昔
從吾志也即往天台既達彼山與光
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
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乎顗驚異焉
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
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
光曰鍾是召集有緣尒得住也顗乃
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隴山南
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
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第十九張　孝道
執跡請云可於此山行道於是卑劍草
庵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屋相從後
成儔會光日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
三方揔一當有貴人為禪師立寺堂
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顗後於寺
北華頂峯獨靜頭陁大風拔木雷霆
震吼魑魅千群一形百狀吐火聲叫
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
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
二親枕顗膝上陳苦求哀顗又依止
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
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
乃可為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
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
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眾費
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為
安樂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
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
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
擎香爐遶顗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眾同
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
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
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

理治夜便習觀顗謂門人智越吾欲
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
為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
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
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
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荅乃遶王
一匝坦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
天台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迩
傾渇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
昏蒙顯慧日之重光周㨦澆俗加以
遊浪法門晋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
無生之忍現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
愛水雖飡法喜弗袪蒙弊之心徒仰
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
之轡不停月鏡迴斡恒娥之景難駐
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
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
供養如智積奉智勝如来若藥王覲
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其
為天王信敬為類也於即化移海岸
法政歐閩陳疑請道曰昇山席陳帝
意欲面礼將申謁敬顧問羣臣釋門

諱為名勝陳晅奏曰乞宥禪師德邁（[illegible]）
風霜禪鍔㵎海昔在京邑尋賢崇
令高步天台法雲東謁禪陛下詔之
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重書重香徽
入顗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錍之
後為永陽苦諫因又降勑前後七使
並帝手疏顗以道通惟人王為法寄
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
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列導於前王書
舍人湖從登陛礼法一如國師瑾闍梨
故事陳主既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
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勑立禪衆於靈
曜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勑於
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
晅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顗
接問承對咸啓法門晅執爐稱曰國
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指義謂得其
歸今日出星見巧知陋矣其為榮
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詳
贊不足及顗之御法即坐肅穆有餘
遂使千支花錠七夜恬燿舉事驗心
顗之力也晚出住光曜禪慧雙弘動
耶侖隨傾意清耳陳王於廣德殿

下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
不逮于時撿括僧尼無貫者万計朝
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顗表諫
曰調達誦六万象經不免地獄槃特
誦一行偈獲羅漢果萬論道也豈關
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万人
出家由顗一諫矣末為靈曜褊隘更
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
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顗曰冠達梁
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
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
仁王帝於衆中起拜躬勤儲后已下
並崇戒範故受其法文云仰惟化導
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王汲引天人
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
之象久彰和上来儀高座之德斯炳
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
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来尚矣伏希
俯提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
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便傳香在
手而瞼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
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荊湘路次盆
城夢老僧曰陶侃瑞象敬屈護持於

即往憩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究
如其夢不久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
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象之力矣未
剋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
揔淮海承風佩德欽洋相仍欲遵一
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頻初陳
景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
乃求四願其辭曰一雖好學禪行不
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
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
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長逢離亂
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
其分域閒撙節無二可取雖欲自慎
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徵欲傳
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
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
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
其為法勿嫌輕動四三十餘年水石
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
興謀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
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
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
希淨戒如願唯諾故躬制請戒文云

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趍
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拔頓悟恥崎
嶇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笑息止於
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万行戒善
為先菩薩十受專持冣上喻宮室先
基趾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
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
能仁本為和上文殊冥作闍梨而必
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
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忘身於法
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
逢導師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
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导辯先物後
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眾所知識弟
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慮緣
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
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
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揔管寺誠設
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為孝亦
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
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
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
法名曰大士為度遠濟為宗名實相

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為搃持也用
攝相無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
師禪慧內融導之法澤輒奉名為智
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
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
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
王仍固請顗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
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
至于城門顧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
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礼望目極衢
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
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
累迹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荅生地
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携戒場講坐
衆將及万遂於當陽縣王泉山立精舍
勅給寺額名為一音其地昔惟荒嶮
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
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顗到泉源師衆
轉經便感雲興雨霔虛謗自滅揔管宜
陽公王積到山礼拜戰汗不安出曰
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
頃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
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刧来

悲憑開陪色心無作昔年度受身難
珠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
宿國鎮番為臣為子豈寂曰緣能入
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
厥朋不少即日欲伏膺智者峯先名
教承汎法流無用治國未知底滯可
開化不師嚴導尊可降意不循世根
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近時不書
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專持典而不
徒師今之懶言倫源素裁成就事重
請乘飾詞額吞書云謙本人之擬迹
師賁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今命
弥匪克當徒欲沈吟必非深寄王重
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
居心有在仰惟久殖善根非一生得
初乃由學識登聖境南岳記別說法
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来見述此事
于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陳朝
彼國明試元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
强口先被折角兩壞維軌緩復交綏
忍師請歎暨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
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觀所聞見深感
贍仰承前制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

驗乎金口比擇所談智者融會甚有
階位辟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
始得佛意惟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
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
造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
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
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
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顗
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
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
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
顗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蘇
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
至于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
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
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
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
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
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
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
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
吾雖不敢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
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大張
石城寺掃洒於彼佛前命終施州東
壁面向西方稱阿弥陀佛波若觀音
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遮身
自餘道具分為二分一奉弥勒一擬
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
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
尚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日復何所
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
擾於他又請進齋飯答曰非但步影
而為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矣吾
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
多歎又出所制淨名疏并犀角如意
蓮花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
該綜詞釆風標屬以大法末乃手注
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
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
華經題題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
生本迹弥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
今日矣又聽無量壽音仍讚曰四十
二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
矣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
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
其位者答曰汝等懶種善根問他功

德如盲問乳躑者訪路吾不領衆
必淨六根為他損己只是五品內位
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
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
汝明導又勑維那人命將終聞鍾磬
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為期
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
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
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
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也滅後依有遺教而殮
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披衣猶
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
壟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
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顗降
靈龍象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誕生
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
解統禪門行聞僧位往還山世不染
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於番
日建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
院殿堂廚宇以為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搆當有皇太子為吾
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

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為業
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
餘所顗惻隠觀心彼此相害勸捨罪
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
以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遣沙門
慧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勑嚴禁此池
不得採捕國為立碑詔國子祭酒徐
孝克為文樹于海濵詞甚悲楚覽者
不覺隨淚時還佛隴如常習定忽有
黄雀滿空翱翔相慶鳴呼山寺三日
乃散顗曰此乃魚来報吾恩也至今
貞觀猶無敢犯下勑禁之猶同陳世
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
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顗若
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
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
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
畜一字自餘隨事流卷不可殫言皆
幽指爽徹摛思聞天煬帝奉以周旋
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
以聲光溢于宇 宙威相被于當今矣
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關以

金輪所有事由一開別勑每年請曰
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
令揚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
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勑授以户鑰
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頭東
西垂範化通万里所造大寺三十五
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經一十五
藏金檀畫像十万許軀五十餘州道
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
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
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
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
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遐
遠拱木俄森為之行傳廣流於世隋
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
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
值乱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
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
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
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克必固定想
因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乎受戒志
適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

解散徒三百京輔律要出而為宗後
弊采言說更崇前觀須上鼻端是所
存想山間樹下為其居處既而光明
內發色相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
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為
第一遂得同學齊部又號為無上士
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
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浦
關河尋路遐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
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
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
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
悟獨絕所須學徒未聞有犯當其尊
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為周國三
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
序響名稱焉每為僧職滯蹤未許遊
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遺法綸
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
授金紫光祿等銜並不依就雖沉厄
運無替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
門還始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
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遂又不受
之而道冠僧羣王公咸範昔以佛法

頹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
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
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唐公素稟行
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為寺引衆居之
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為
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
王欽敬禪林降威為寺檀越前後送
戶七十有餘水磑及碾上下六具永
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
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二万四千
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
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
下令送錢五十貫氈五十領剃刀五
十具崇福感兹今願流於後望建浮
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
利六粒以同弘業于時擇教初開圖
象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為追
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
塼八十万帝以功業引費恐有遺竭
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揔一
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
王鎮揔揚越為造露盤并諸莊飾十
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二級竦

禪太虛京邑稱家尒後驛遣相接眾
具繁委室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
調度種植樹林等事並委僧眾監檢
助成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壅宮閤
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
時處大內為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
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仁壽
寺則勑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
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
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遷
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悼下勑
塋為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
五千餘人送于終南至相寺之右為
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
內幡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尒便
枯眾恠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
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於
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
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
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眾業
禪有閑南越性多泛愛慈救蒼生栖
頓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

為說法席遂以頭枕脥越便捋其鬚
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為異倫也
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
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
追入晋府慧日道場并隨王至京在
所通化末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
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光從足而
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
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
葬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
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
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
身惟留床席寔輕清之丈夫也陳祚
伊始負錫龍盤絕跡人世五十餘年
貴尚頭陁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胸不
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
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
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
遺旨令尸陁北嶺後收之於山南奉
造三層塼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
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第三十六張　丞[illegible]

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駱驛白
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
宗蔑滿有弟子僧襲者慇斯汾曲往
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
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
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
盡指心難捨善乃從馬居住馬頭山
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襆相諠衆
聚繁多遂分為四部即東西二林栢
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
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為摽據
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
彌隆及疾篤將極告弟子曰吾患腹
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
既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給
因覺為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
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癈
亦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
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
月十一日加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
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
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
寶巖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煞水

陵諸皇不勝其酷因擲兼之名罪崇 [illegible]
敬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
人又並終浸遂責諸供度就山設會
悲慟先迹顧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
所在忽聞爆聲振裂響發林谷見地
分漏光出于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
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為
塔藥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
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
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楡山有沙門
僧集者昔鄭山林聚徒禪業拋諸
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融逐不
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
才至鄴都為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
究文義須便輒引曾無所遺五載之
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
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換
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未聞榮廣
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
既發乃心便志存捨俗二十有七與
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
所遊名逕縣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

余之行往也吾搢非聖更不重涉還
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景霄思擇
統解玄微遣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
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
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法會必
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
一絶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
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
振法鼓動即千人乇赴供施為儔罕
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
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為生初善經
身一者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殺為如
此也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曰玄覺
吾欲見弥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
又云賔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
荅云凡夫識想何可捨拔向有天衆
邀迎耳余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
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
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
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
旨瑩于紫陌河深瀅之中三日往觀
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
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

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鈐莊
嚴寺紀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為意
得業觀帝攘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為書
生博通丘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
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
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驅雜
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誡或動身衣
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量丈餘遶院相
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
定經于四年後北遊替皇許亭山依
倚結業聲績又遠有資其道供者便
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待又獵者
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
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
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
學經義於是課篤數村捨其獵業斯
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
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剌股流血
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處也故髀
上剌處班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
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
便以火燒髮弊服遺食屢結寒冬慶

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攬手不執財
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
訓曰以施由此內撤外化所親之中
見其弥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
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
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寺
未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
年守光民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
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
塟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
民素重舜道夜偷尸柩瘗于巖中及
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
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
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
得不淨觀腸脪流外驚駭亘陳所見
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
印旨為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
山曉夕通業不絲公名不行公寺而
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下詔
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
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
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
甚嘉爲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

夙夜無怠今遣上開府盧元壽指宣
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
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問依勅散下
方始知之乃為繫名同果寺用承詔
旨而舜亦不臨赴山民為之起寺三
層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
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
倒也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
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
餘則加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
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
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睫
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礼懺
終化有弟子智贊幼奉清誨長悟玄
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
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
終遁林泉
釋智鍇姓夏侯豫章人少出家在揚
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
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顗公
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顗歎重之晚講
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盛見重
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弥是所長

晩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搆伊始並
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
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
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勑徵出
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矣
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
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
時以為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
業六年六月也沬屬炎熱而加坐如
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又
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今
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也少懷離塵
之志父為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
清美于時樂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
甚高非其所欲惟以情願出家王感
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
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
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
清白律儀淳粹又誦法華一万有餘遍
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常
居稱首有臨海靈山精舍梵僧所造
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
年間詢詢善誘無違遺寄便為二衆
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
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勅設千僧官齋
越以衣盋之餘以充大施隨文皇帝
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
固留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揭
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
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
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有四
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内道俗咸所
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
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
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入
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
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
須閑居靜處成脩妙行今天台山最
高峯名為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
吾昔頭陁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
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
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
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
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

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
擔衣鉢從湏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
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
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衆別耳不盈
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
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
轝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
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
外覩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
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
者姓張氏清河人周朝廢教之時避
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
年陪從入天台伏膺請業授以禪郁
旣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
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卧
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
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
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嬈試
宴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
二十日卒于國清春秋六十六智者
門徒極多故叙其三數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